

吴平
郑伟
叶宪允
编著

名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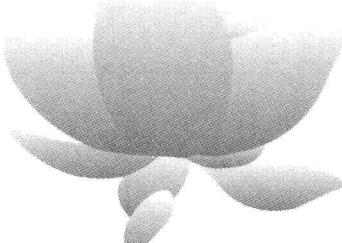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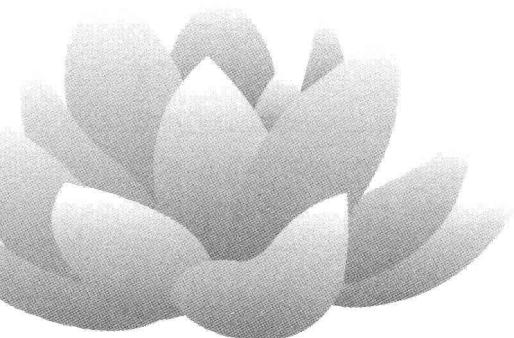
佛

研究出版社

编著 吴平 郑伟 叶宪允

名家说

佛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说佛 / 吴平，郑伟，叶宪允编著。

-- 北京 : 研究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80168-754-8

I . ①名…

II . ①吴…

III . ①佛学－通俗读物

IV . ①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8532号

责任编辑：傅旭清 责任校对：张璐

特约编辑：袁永松 封面设计：李沙沙

设计监制：梁定武

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二号中研楼

电话：010-55602355

网址：www.yjcb.com E-mail:yjcbsfxb@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0月第一版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88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11.75印张

字 数：186千字

书 号：ISBN 978-7-80168-754-8

定 价：36.00元

前言

无论是在苍松翠柏的名山胜地，还是在红尘滚滚的文明都市，你都能看到黄墙青瓦的佛教寺庙，金碧辉煌的佛殿亭阁，庄严安详的佛像雕塑。当你置身于其中时，或许会听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类的说教；当你看到善男信女在顶礼膜拜、虔诚祷告时，或许会感受到佛教对民众心理的深刻影响。人们往往以为这就是佛教，其实，这仅仅是佛教的一个方面。

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精密、深邃、严谨的思想体系，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渗透到哲学、伦理、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正是因为有了佛教，中华文化才显得异彩纷呈，回味无穷；正是因为有了佛教，才使得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大彻大悟，什么是大慈大悲，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佛教看出了世人在精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将贪欲与无明看作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对此不可过于执著，否则就会产生烦恼乃至痛苦。佛教劝人一切放下，将名利视为身外之物，摆脱一切烦恼，超越生死轮回，这

样才能获得心灵的澄明清静，从而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在各种宗教中，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解释，应该说佛教讲得比较切合实际，这就是中国的佛教信徒超过其他宗教的信徒、佛教寺庙多过其他宗教寺庙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逃避现实，而是积极面向社会，面向人生。佛教从不号召信众脱离现实生活，人人去做苦行僧。佛教并不认为出世与入世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精神状态，而是在宗教实践的基础上将两者统一了起来：先有出世之宏愿，然后有入世之壮志；先能看空一切，然后才能奉献一切。佛教的出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然后又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下干入世的事业。

当今社会，以科学、理性、实用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果实是甜与苦交织在一起的。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人的物欲也在无休止地膨胀着。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激情追求物质享受，种种浮躁、焦虑、烦恼也随之而至。因此，佛教的种种法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用“不执著”来驱除烦恼，恢复人们那被扭曲了的自然本性，用“无常”来遏制物欲横流，用“无我”来安稳人们浮躁的心情，用“一切放下”来面对人生的荣辱得失。此外，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自利利人、慈悲济世，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合；佛教的五戒、十善等道德规范，也有助于净化心灵，完善人格。

正是由于佛教有如此之大的魅力，所以历代的帝王宰相、文人墨客大都尊崇佛教、研讨佛学。他们无不从佛教中汲取精神力量，佛法与他们的灵魂融为一体，佛教最终成为他们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进入二十世纪后，佛教那震撼人心的精神作用、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受到了世界各国名流学者的关注和评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对佛教抱有一知半解的人甚多，他们以为只要烧香拜佛，就能得到佛祖菩萨的保佑，消灾解难，好运当头。他们还不知道学佛是一种解除烦恼痛苦、追求人生真谛的积极行为，他们还没有品味到钻研佛学是一种精神享受。

佛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生智慧，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古老的佛教仍旧能焕发出精神的魅力，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帮助世人了解佛教的概貌，本书选编了现当代中外著名学者、作家对佛教的评说。这些评说大都以睿智的眼光、深入浅出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世人在读完本书后，如果能增长佛教智慧，感悟人生实相，升华精神境界，那我们就感到三生有幸了。

目 录

佛祖菩萨

佛 阇 [斯里兰卡] 毗耶达西	002
龙树和世亲 [日] 池田大作	014
观音崇拜之由来 许地山	036
地藏菩萨 白化文	041

佛教教义

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梁启超	046
四圣谛 [泰] 阿姜·查	069
照见五蕴皆空 林清玄	083
无常之恸 丰子恺	088
“无我”与“自我” 楼宇烈	095
佛教的涅槃 [日] 阿部正雄	103

佛教源流

印度佛教的起源及其兴衰 苏渊雷	120
中国佛学的建立 冯友兰	128

隋唐佛学之特点	汤用彤	143
藏传佛教密宗	李冀诚	151
日本的佛教	杨曾文	161

佛教文化

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	吕激	204
中国佛教哲学	杜继文	213
谈谈汉译佛教文献	金克木	220
读戒律	周作人	231
论佛典翻译文学	周一良	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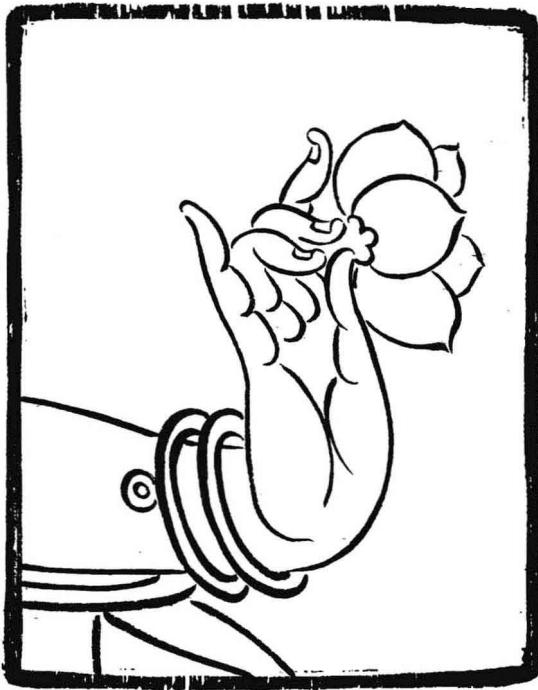
佛教修行

学佛的基础入道的要门	周叔迦	250
五戒及其内容	圣严	255
冥想禅定	[英]关大眠	271
佛教的现代智慧	霍韬晦	285

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赵朴初	302
佛学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之影响 钱穆	312
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方立天	324
佛教与中国文学 孙昌武	332
佛教与中国绘画 潘天寿	348
佛教与中国雕刻 常任侠	357

佛祖菩薩



佛陀

〔斯里兰卡〕毗耶达西

伟大的宗教——佛教创始人佛陀，生活在 2500 年以前的北印度，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取得成就的人）。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尼泊尔边境的迦毗罗卫城中治理释迦族的国家。拘利族的公主摩诃摩耶，是净饭王的王后。

五月的月圆日，印度的树和花枝繁叶茂，果实满枝，人、鸟、兽都心情欢畅。这时摩诃摩耶王后已身怀有孕，依照当时的习俗，正从迦毗罗卫城去提婆陀诃城的娘家分娩，当她行至两城之间的蓝毗尼园，在盛开的娑罗花树下手扶树枝稍事休息，生下了一个儿子。

蓝毗尼园，位于波罗奈（现在的贝拿勒斯）以北的 100 英里处，在该地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即将成佛的悉达多太子降生处，316 年以后，阿输迦王在这个著名地方树立了一根大石柱，以纪念这一盛事。石柱上刻有敕令 5 行，93 个阿输迦时代的字，其中有“此是释迦族圣人佛陀降生处”字样仍然依稀可见。石柱“像刻时一样脆”，在过去曾被雷电击中。公元 7 世纪中叶，中国的译经兼旅行家玄奘还看到过这根石柱。后来在 1896 年被发现并鉴定为蓝毗尼园遗址，要

归功于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孔宁汉先生。

母后摩诃摩耶产后的第七天就去世了，由其妹波阁波提·乔答弥将太子抚养成人。太子虽然是在物资极其丰富而豪华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的父亲未忘记给他应受的教育。太子精通了各方面的知识，在武艺等方面，超过了别人。

但是，太子从幼年时代起，就被慎重关注着。太子长大时，其父的热切希望是：他应结婚成家，作为他当然的继承人。但他却担心太子受到当时婆罗门的感染而去过苦行生活。

根据当时的习俗，太子年十六，就与拘利族善觉王和波蜜塔王后的独生女、他的表妹耶输陀罗结了婚。耶输陀罗与太子同岁。太子虽然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并不缺乏任何东西，无忧无虑，但是他父亲的关怀却使他成为“囚犯”、成为世俗心理的人，但所有的努力，均不起作用。净饭王尽量不让太子看到人生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事态，这些更加促使悉达多太子的好奇心，更加提高他寻求真理、寻求解脱的决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成熟，太子开始思考人世间苦恼现象所产生的根源。据书上说，他看到了四种景象：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无依靠的老人，第二次看到了一个皮包骨、极端不幸且可怜，并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第三次看到了一队悲痛的人群，抬着他们可爱亲人的尸体去火化。这些痛苦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但是第四种景象，却使他长久难忘。这就是他看到一位出家人，态度安静，沉着、超然和

自立。他得知这是一位出家过清静生活的人，是要寻求真理、解决生命之谜的人。出家之念，于是在他的心里开始萌生。在回宫的途中，他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一种令他心悸的苦恼和不愉快的情感，于是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他越是与宫墙外的世界接触，他就越相信世间缺少真正的快乐。

在一个静寂的月夜（七月的月圆日），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生命的青春年华，在老年中结束。人的官能，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却不起作用了。当疾病悄悄地入体内时，强壮的身体就突然失去活力和健康，最后死亡降临，这似乎是突然的或意外的，结果是结束一期短暂的生命。他相信一定有解脱这种苦痛的办法，有逃脱年老和死亡的办法。

这样思考之后，他的“青壮骄”、“无病骄”和“生命骄”都没有了。他看清了这三种虚幻骄傲的危险，被一种强有力迫切要求所征服，即探求不死、了脱生死，不但为自己探求，为自己解脱，也为一切苦恼众生探求，为解脱生、老、病、死而努力。他的深切悲心，促使他寻找菩提和佛果；现在悲心鼓励他走向伟大的出家，为自己打开俗家生活牢笼的大门；悲心使他作出毅然的决定，直至最后别离时深情地向怀抱婴儿熟睡的爱妻看一眼，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

当时他二十九岁，正当华年，在美丽的耶输陀罗为他生

产独生子罗睺罗的那天，别离使他更加悲伤和心酸。他自己离开了王宫，却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舍弃娇妻、爱子和慈父以及具有权威显赫的王储之位，打扮成一名贫穷的苦行者，隐遁于幽静的森林深处，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开始寻求生命的永恒真理，寻求脱离烦恼的最高境界——涅槃。

为寻求医治人生生命的方法，他自己承担了这一高尚使命而毅然出家。他曾追随阿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两位著名仙人，他希望他们作为导师，指示他解脱的道路，他修了定，并尽可能达到了最高的定境，但是不满足他的愿望。他们的知识，他们玄妙经验的境界，不能满足他所渴望要追求的东西。因此，他离开了他们，去继续寻求他尚不明白的东西。

他到处漫游，最后到达伽耶尼连禅河畔的优楼频螺，他被这里的幽静的密林和清澈的河水所吸引。他发现这里是继续寻求菩提的理想地方，于是就决定住下来。随他一道修苦行的阿若桥陈如等五人，都赞成他的决定，并陪伴他一起修行。这五位是：桥陈如、跋提、婆频、摩诃男和马胜。

在印度，许多修苦行人，认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的一种观点，即通过严格的自我节制，就能够除罪，达到清净，最后获得解脱。苦行者乔达摩，决定尝试一下这种信念的真实性。于是他就在优楼频螺开始了一种决定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心从五蕴色身的枷锁中获得自由，进而

可能上升到解脱的境界。他用最大的热情修习苦行，吃的是树叶和草根，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中拣来的烂布，睡在埋死尸的坟墓中或荆棘床上。十足的营养不良，给他留下一个瘦弱的身体。

这就是佛陀成佛以后，对弟子们曾经讲过他早期修苦行的事。他说：

我修苦行，遵守戒律严格，其严格之程度，超过所有其他之人，我肢体瘦弱，就好像清瘦枯萎的芦杆。

乔达摩这样奋斗了6年，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但他发现自己与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太远。他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明白苦行是完全无益于修道的，他以苦行寻求菩提的尝试宣告失败了。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寻找新的修道方式，立志要达到目的。接着，他突然记起幼年时代在蒲桃树下打坐时的安静，颇有信心地感到：“这是通向菩提的道路。”然而，他知道，像他那样虚弱的身体，是不能修道的，即是修，也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就放弃了苦行，放弃了极端严格的斋戒，恢复了正常的进食。于是使他那衰弱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从前的健康。气力也有了。可是，他的五个同伴，对他表示失望而离开了他，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修道的努力，要过一种舒适的生活。

然而菩萨（他成佛以前的名称）在没有任何导师的帮助

下，在没有任何人为他作伴的情况下，他以坚定的决心，充分相信自己的清明和力量，决定作最后的寻求，在伽耶（现在的佛陀伽耶）的尼连禅河畔一个对感官舒适和对精神有鼓励的幽静的地方，在一株树下，盘腿而坐（此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即觉悟树），以坚定的决心，作最后的努力，并发誓：“即使是筋骨断裂，血肉干枯，不得无上菩提，决不起此座。”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的努力，精进不倦地专心致志寻求人生真谛直至证得无上菩提。

菩萨运用正念修他幼年时代修过的数息观，进入了初禅的境界，通过逐步的修习，次第进入二禅、三禅和四禅，如是他在禅三昧中清除了自己思想上的不净。一天初夜（下午6时至10时）直接回忆起过去一生中的事，他证得了宿命智。接着菩萨以天眼智直接观察各趣众生的生灭以及生存的苦与乐，了解到他们都是以其业力为依据的，这第二种智，是他在中夜（晚10时至次晨2时）证得的。然后，他将自己的心直接指向漏尽智。

他彻底悟到了：此是苦，此是集（苦因），此是灭，此是道（灭苦之道）。他真正懂得了：此是有漏，此是有漏之因，此是有漏之灭，此是导致有漏之灭的道。

他这样证知，也明白他的心已从诸漏中解脱了：从欲漏解脱，从有漏解脱，从无明漏解脱。由于他的心解脱、慧解脱，自然也就拥有了漏尽智。他知道：

毁灭的是生。已修梵行，所作已办，不再有此毁灭的到来（意思是说不再有身心相续，即不再有生死）。这是他在后夜（晨2时至晨6时）证得的第三种智。

于是他就说了下面这些胜利的话：

作为我自己的生、老、病、死、忧和染污，我看到这些东西的危险性，就寻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忧、不染和脱离烦恼的无上安乐—涅槃，我已证得（意为我已体验到）。智慧和先见在我心中生起，不可动摇的是心的解脱。这是最后的生死解脱，今后不会再有“有”，即不会再有生死。

在另外一个5月的月圆日，乔达摩菩萨三十五岁，他由于完全理解了永恒真理四谛，证得了无上菩提，圆成了福慧具足的佛道，就成为能医治众生疾病的伟大医王了。

佛陀证得圆满菩提以后的一周期间，在菩提树下，体验解脱的法乐。接着他就观察缘起，然后在菩提树附近的6个不同地方单独隐居了6周。第7周末，他决定对从前同修苦行的五位朋友说法——他发现的古道——生灭四谛。

他知道他们住在波罗奈鹿野苑圣地仙人住处，仍在修那毫无意义的极端苦行。佛陀离开了伽耶，去遥远的印度圣城，步行了大约150英里。他在鹿野苑找到了他们。

现在是7月的月圆日，在黄昏的时候，月亮从东方升起，高高地挂在天空，佛陀对五位苦行者说：